

韻語陽秋

一

I 207.2

1

韻

誦

陽

采

據上海圖書館藏
宋刻本影印版框
尺寸悉準原書

出版說明

《韻語陽秋》二十卷，宋刻本，南宋葛立方撰。立方（？——一二六四），字常之，丹陽人，紹興八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著有《西疇筆耕》五十卷，《方輿別志》二十卷，《歸愚集》二十卷，《歸愚詞》一卷。前二種今佚。《韻語陽秋》，後人或稱《葛常之詩話》、《葛立方詩話》，是一部評論和記錄宋及宋以前詩人流派和意旨之是非的專著，因取晉人語『皮裏陽秋』之義，故名。

此宋刻本前有徐林序，書後有立方跋及沈洵跋。據徐林序：『隆興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當爲葛氏晚年之作。沈洵跋云：『吏部侍郎葛公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嘗著《韻語陽秋》廿卷，自漢魏以來詩人篇詠，

咸參稽挾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質事揆理而維當之爲貴。全書共四百二十二則，由于廣泛採輯，保存了一些不傳于世的宋及宋以前的文學作品，爲

後人研究中國文學史提供了有用的資料。

宋刻《韻語陽秋》傳世僅見此本。至明代正德時江陰葛謐爲之重刻。此外明刻尙有白口十行本。清乾隆間《歷代詩話》，道光間《學海類編》，清末《常州先哲遺書》均經重刻。清初宛委山堂刻《說郛》收有《韻語陽秋》一卷，僅採十七則。以宋本和明清各本對校，宋本在某些方面可正它本之誤，或補其缺漏。如卷四第四頁『李涉在岳陽』，明正德本『李涉』誤『李沙』；卷十四第六頁『刻石表功』，明正德本『刻石』誤『刻右』；卷十五第五頁『一彈一唱』，《歷代詩話》本『一唱』誤『一曲』。又如宋本卷四韋應物、杜子美、杜牧之、李白等六則都爲它本所缺。此宋本，每半頁十四行，行二十四字，左右雙欄，白口，雙魚尾，皮紙精印。宋諱遇『敦』、『廓』字皆不避，當爲光宗以前刻本。全書多簡筆及別體字。書體精整，刷印清朗，實爲宋槧中之佳本。清初曾藏季振宜家，后入清宮，《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今藏我館。

上海圖書館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韻語陽秋序

隆興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貽書謂余叙之會余以病未暇也明年常之卒乾道改元三月既而夜夢常之如平生既寤愴念疇昔泣涕乃題其首而歸其書於其孤曰詩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於郊廟下而小夫賤隸詠於閭閻播於田野莫不傳焉達者以理昧者以情皆成於自然者也文從字順宜乎無得而議矣至其不

可通則猶當以意逆志理與情者志所寓也苟通矣辭爲可略詩亡之後作者蓋寡將即其辭而求其志之所在義之當否則思之何可以不熟講之何可以不詳而責之何可以不恕哉然去古益遠學者之蔽甚方且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題以至賡和之習盛則又因韻以造語因語以命意言之支離體之骯髒情之抑鬱理之乖悖凡以此也今欲求風雅之正探本而遺末讀常之之書庶乎進於是哉常之傳家學

故其原深貫群書故其論辯稟秀質故其
辭華旣嘗登禁掖代王言矣天不使之從
容從官之內賦雲漢常武以贊中興頌清
廟思文以揚先烈流落江湖之上而見於
遺文者如此此有識所屢歎非余獨爲之
深惜也常之葛氏清孝之孫文康之子予
先夫人之從姪云八月十二日敷文閣直
學士左朝議大夫致仕武夷徐 林 叙

韻語陽秋卷第一

丹 楊 葛 立方 常之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爲恠恠竒竒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堊目無膜爾鼻無堊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爲竒作又曷嘗以難解爲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叅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叅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朓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休心剝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翦剔是大抵欲造平澹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澹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澹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懷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
似聞拍揮箏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盖用左太冲詠史詩長
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
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
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爲清門
則知老杜於當時已爲詩人所欽伏如此殘膏賸馥露丐後
代宜哉故微之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
烏鵲拋書示鵲鴿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
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卧病云滑
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蕪暖腹誰欲致盃罍寄張山人
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
此類甚多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
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此

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要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
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洪州詩云沙鳥看來沒雲山
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
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
和陳秘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梅聖俞五字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如碧瀾亭詩
云危樓喧晚鼓驚鷺起寒汀初見淮山云朝來汴口望喜見
淮上山送俞駕部云何時鷁舟上遠見爐峯迎送張子野云
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和王尉云度鴈不曾下新文誰寄
評晝寢詩云及爾寂無慮始知機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
家謂之十字格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老杜亦時有此格放
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對雨云不愁巴道路恐濕
漢旌旗江月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

杜甫客夜詩云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泛江詩云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故杜兩言之
與淵明所謂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意

退之贈崔立之前後各一篇皆譏其詩文易得前詩曰才豪氣
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蛄後詩曰文如飈水成初不用意
爲二詩皆數十韻豈非欲銜博於易語言之人乎前詩曰深
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後詩曰每旬遺我書竟歲
無差池有以知崔於韓情義之篤如此也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似未
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
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如清新庾開府俊起
鮑參軍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
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爲問因何
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

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群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爲後人之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麤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豎子至云柵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學詩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前更謝依劉客雪後

空懷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過石城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
劉又送林處士云鏡中非訪戴劒外欲依劉寄三川守云花
深稚榻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譙又云賓館盡開
徐稚榻客帆空戀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野密尋麝采
生香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崑栢麝留香松江詩云晚色
千帆落林聲一鴈飛深春詩云故里千帆外深春一鴈飛又
寄盧郎中并贈閑師皆以使樓對蕭寺見於其它篇詠以楊
柳對蒹葭以楊子渡對越王臺者甚多蓋其源不長其流不
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渺宜哉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
如有神欲下筆當自讀書始

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逕之外如
遊溪詩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詩春水不生煙荒崗
筠簪石詠聲詩万物自生聽大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故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

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二千首却愛韋
字詩○孟郊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擎此
磷磷溪太行橫偃春百里芳崔嵬等句皆造語工新無一點
俗韻然其他篇章似此處絕少也李觀評其詩云高處在古
無上平處下觀二謝許之亦太甚矣東坡謂初如食小魚所
得不償勞又似食蠅蠅竟日嚼空螯貶之亦太甚矣

太平廣記載宋之間於靈隱寺夜吟詩未就間有人云何不道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莫知何人人有識之者曰此駱賓
王也是時賓王與徐敬業隱名同逃已莫年矣而集中有江
南送之問詩云秋江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
漳水濱兗州餞之問詩云淮陽泗水北梁甫汶陽東別路青
驪遠離尊綠蟻空其相習如此不應暮年相遇於靈隱而云
不相識也蓋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欲顯其姓名爾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內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用於前後

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文星漸見射台星非
謁朱門謁孔門常仰門風繼國風忽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
才謁上才皆用於散聯鄭光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潛然是
偶然身爲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塵芸閣薛禪閣
却訪支郎是老郎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皆用
於對聯也

梅聖俞早有詩名故人士能詩者往往寫卷投擲以質其是非
梅各有報章未嘗輕許之也讀黃莘詩卷則云鳳凰養雛飛
未高雞鶩成群翅終短讀蕭淵詩卷則云野雉五色且非鳳
知時善鳴雞若何讀孫直言詩卷則云汲井欲到深磨鑑欲
盡塵讀張令詩卷則曰讀之不敢倦十未能一曉讀邵不疑
詩卷則曰旣觀坐長歎復想李杜韓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
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
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爲令器